

立正安國論

旅客來嘆曰自近年至近日
天變地夭飢饉疫癘遍滿天
下廣迸地上牛馬斃巷骸骨
充路招死之輩既超大半不悲之
族敢无一人然間或專利釵即
是之文唱西土教主之名或持衆
病悉除之願誦東方如來之經
或仰病即消滅不老不死之詞
崇法華真實之妙文或信七難
即滅七福即生之句調百座百講
之儀有因秘密真言之教灑五
瓶之水有全(坐)坐禪入定之儀
澄空觀之月若書七鬼神之號

而押千門若凶五大力之形而懸
万户若拜天神地祇而企四角四墀
之祭祀若哀万民百姓而行国主
園宰之德政雖然唯推肝膽弥逼
飢疫乞客溢目死人滿眼臥屍為
觀並尸作橋觀夫二離合壁五
緯連珠三寶在世百王未窮此
世早衰其法何廢是依何禍是
由何誤矣

主人曰獨愁此事情憤悱胸臆客來
共嘆屢致談話夫出家而入道者
依法而期佛也而今神術不協佛
威無驗具觀當世之躰愚發後生
之疑然則仰圓覆而吞恨俯方載而
深慮倩傾微管聊披經文世皆背
正人悉歸惡故善神捨園而相去聖

人辭所而不還是以魔來鬼來災起
難起不可不言不可不恐

客曰天下之災園中之難余非獨嘆
衆皆悲今入蘭室初承芳詞神
聖去辭災難並起出何經哉聞其
證拠矣

主人曰其文繁多其證弘博

金光明經云於其園土雖有此經(未
未嘗流布生捨離心不樂聽聞亦
不供養尊重讚歎見四部衆持經
之人亦復不能尊重乃至供養遂令
我等及餘眷屬無量諸天不得聞
此甚深妙法背甘露味失正法流無
有威光及以勢力增長惡趣損減
人天墜生死河乖涅槃路世尊我
等四王並諸眷屬及藥叉等見如

斯事捨其国土無擁護心非但我等
 捨棄是王必有無量守護園土諸大
 善神皆悉捨去既捨離已其園當有
 種種災禍喪失園位一切人衆皆無
 善心唯有繫縛殺害瞋諍互相讒
 諂枉及無辜疫病流行彗星數出
 兩日並現薄蝕無恒黑白二虹表不
 祥相星流地動井內發聲暴雨惡風
 不依時節常遭飢饉苗實不成多
 有他方怨賊侵掠園內人民受諸苦
 惱土地無有所樂之慶_{上巳}
 大集經云佛法實隱沒鬚髮爪皆
 長諸法亦忘失當時虛空中大聲
 震於地一切皆遍動猶如水上輪城壁
 破落下屋宇悉汜折樹林根枝葉華
 葉菓藥盡唯除淨居天欲界一切慶

七味三精氣損減无有餘解脫諸善
論當時一切盡所生華菓味希少亦
不美諸有井泉池一切盡枯涸土地悉
鹹鹵敵裂成丘澗諸山皆焦燃天龍
不降雨苗稼皆枯死生者皆死盡餘
草更不生雨土皆昏闇日月不現
明四方皆亢旱數現諸惡瑞十不善
業道貪瞋癡倍增衆生於父母
觀之如獐鹿衆生及壽命色力威
樂滅遠離人天樂皆悉墮惡道如
是不善業惡王惡比丘毀壞我正
法損滅天人道諸天善神王悲愍衆
生者棄此濁惡國皆悉向餘方上已
仁王經云國土乱時先鬼神乱鬼神
乱故万民乱賊来劫國百姓亡喪臣
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

異二十八宿星道日月失時失度
多有賊起亦云我今五眼明見三世
一切国王皆由過去世侍五百佛得為
帝王主是為一切聖人羅漢而為
來生彼園土中作大利益若王福盡
時一切聖人皆為捨去若一切聖人去
時七難必起

上已

藥師經云若刹帝利灌頂王等災
難起時所謂人衆疾疫難他園侵
逼難自界叛逆難星宿變怪難
日月薄蝕難非時風雨難過時不雨

難

上已

仁王經云大王吾今所化百億須弥百
億日月一一須弥有四天下其南閻浮
提有十六大園五百中園十千小園其園
土中有七可畏難一切園王為是

難故云何為難日月失度時節返
逆或赤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
或日蝕無光或日輪一重二三四五
重輪現為一難也二十八宿失度金
星彗星輪星鬼星火星水星風
星彗星南斗北斗五鎮大星一切
園主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諸星
各各變現為二難也大火燒園百姓
燒盡或鬼火龍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樹
木火賊火如是變怪為三難也大水漂
沒百姓時節返逆冬雨雪冬時
雷電霹礮六月雨冰霜雹雨赤水黑
水青水雨土山石山雨沙礫石江河逆
流浮山流石如是變時為四難也大風
吹殺百姓園土山河樹木一時滅沒非時
大風黑風赤風青風天風地風火風水風

如是變為五難也天地圯土亢陽炎火洞然百草亢旱五穀不登土地赫燃萬姓滅盡如是變時為六難也四方賊來侵園內外賊起火賊水賊風賊鬼賊百姓荒亂刀兵劫起如是怪時為七難也大集經云若有國王於無量世修施戒惠見我法滅捨不擁護如是所種无量善根悉皆滅失其園當有三不祥事一者穀實二者兵革三者疫病一切善神悉捨離之其王教令人不隨從常為鄰園之所侵燒暴火橫起多惡風雨水增長吹漂人民內外親戚其共謀叛其王不久當遇重病壽終之後生大地獄中乃至如王夫人太子大臣城主柱師郡守宰官亦復如是

上已

夫四經文朗万人誰疑而盲瞽之輩迷惑之人妄信邪說不弁正教故天下世上於諸佛衆經生捨離之心無擁護之志仍善神聖人捨園去所是以惡鬼外道成災致難矣

客作色曰後漢明帝者悟金人之夢得白馬之教上宮太子者誅守屋之逆成寺塔之構尔来上自一人下至万民崇佛像專經卷然則叡山南都蘭城東寺四海一州五畿七道佛經星羅堂宇雲布鷲子之族則觀鷲頭之月鶴勒之流亦傳鷄足之風誰謂徧一代之教廢三寶之跡哉若有其證委聞其故矣

主人喻曰仙閣連甍經藏並軒僧者如竹葦侶者似稻麻崇重年舊

尊貴日新但法師諂曲而迷惑人
倫王臣不覺而無弁邪正

仁王經云諸惡比丘多求名利於国王
太子王子前自說破佛法因緣破国因
緣其王不別信聽此語橫作法制不
依佛戒是為破佛破国因緣上已

涅槃經云菩薩於惡象等心無恐怖
於惡知識生怖畏心為惡象殺不至
三趣為惡友殺必至三趣上已

法華經云惡世中比丘邪智心諂曲未
得謂為得我慢心充滿或有阿練若
納衣在空閑自謂行真道輕賤人
間者貪著利養故與白衣說法為世
所恭敬如六通羅漢乃至常在大眾
中欲毀我等過向国王大臣波羅門
居士及餘比丘眾誹謗說我惡謂是

邪見人說外道論議濁劫惡世中多有諸恐怖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濁世惡比丘不知佛方便隨宜所說法惡口而顰蹙數數見擯出_{上已}

涅槃經云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雖著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啞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_{上已}

就文見世誠以然矣不誠惡侶者豈成善事哉

客猶憤曰明王因天地而成化聖人察理非而治世世上之僧侶者天下之所歸

也於惡侶者明王不可信非聖人者賢
哲不可仰今以賢聖之尊重則知龍象
之不輕何吐妄言強成誹謗以誰人
謂惡比丘哉委細欲聞矣

主人曰後鳥羽院御宇有法然作撰擇
集矣則破一代之聖教遍迷十方之
衆生其撰擇云道綽禪師立聖道
淨土二門而捨聖道正歸淨土之文初
聖道門者就之有二乃至准之思之
應存蜜大及以實大然則今真言佛
心天台華嚴三論法相地論撰論此等
八家之意正在此也曇鸞法師往生論
註云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毘婆沙云
菩薩求阿毘跋致有二種道一者難行
道二者易行道此中難行道者即是
聖道門也易行道者即是淨土門也

淨土宗學者先須知此旨設雖先學
聖道門人若於淨土門有其志者須
棄聖道歸於淨土又云善導和尚立
正雜二行捨雜行歸正行之文第一讀
誦雜行者除上觀經等往生淨土經已
外於大小乘顯密諸經受持讀誦悉
名讀誦雜行第三禮拜雜行者除上
禮拜彌陀已外於一切諸佛菩薩等及諸
世天等禮拜恭敬悉名禮拜雜行私云見
此文須捨雜修專豈捨百即百生專修
正行堅執千中无一雜修雜行乎行者
能思量之又云貞元入藏錄中始自
大般若經六百卷終于法常住經顯
密大乘經惣六百三十七部二千八百
八十三卷也皆須撰讀誦大乘之一句
當知隨他之前暫雖開定散門隨自

之後還閉定散門一開以後永不閉者唯是念佛一門又云念佛行者必可具足三心之文觀無量壽經云同經疏云問曰若有解行不同邪雜人等防外邪異見之難或行一分二分群賊等喚廻者即喻別解別行惡見人等私云又此中言一切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等者是指聖道門_{上已}

又最後結句文云夫速欲離生死二種勝法中且闍聖道門選入淨土門欲入淨土門正雜二行中且拋諸雜行選應歸正行_{上已}就之見之引曇鸞道綽善導之謬釋建聖道淨土難行易行之旨以法華真言惣一代之大乘六百三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三卷一切諸佛

菩薩及諸世天等皆撰聖道難
行雜行等或捨或閉或閣或拋以此四字
多迷一切剩以三圓之聖僧十方之
佛弟皆号群賊併令罵詈近背
所依淨土三部經唯除五逆誹謗正
法誓文遠迷一代五時之肝心法花
經第二若人不信毀謗此經乃至其
人命終人阿鼻獄誠文者也於是
代及末代人非聖人各容冥衢並
忘直道悲哉不樹瞳矇痛哉徒
催邪信故上自国王下至土民皆
謂經者無淨土三部之外經佛者無
弥陀三尊之外佛仍傳教義(真)慈覺
智證等或涉万里之波濤而所渡
之聖教或廻一朝之山川而所崇之
佛像若高山之巔建華界以安

置若深谷之底起蓮宮以崇重
釋迦藥師之並光也施威於現
當虛空地葺之成化也被益於生後
故國主寄郡鄉以明燈燭地頭充
田園以備供養而依法然之撰擇則
忘教主而貴西土之佛馱拋付屬而
閣東方之如來唯專四卷三部之經
典空拋一代五時之妙典是以非弥陀之
堂皆止供佛之志非念佛之者早忘
施僧之懷故佛堂零落瓦松之煙
老僧坊荒廢庭草之露深雖然
各捨護惜之心並廢建立之思是以
住持聖僧行而不歸守護善神去
而無來是偏依法然之撰擇也悲
哉數十年之間百千萬之人被蕩魔
緣多迷佛教好謗忘正善神不

成怒哉捨圓好偏惡鬼不得便哉
不如修彼万祈禁此一凶矣

客殊作色曰我本師釋迦文說淨土
三部經以來曇鸞法師捨四論講
說一向歸淨土道綽禪師閣涅槃廣
業偏弘西方行善導和尚拋雜行
立專修惠心僧都集諸經之要文
宗念佛之一行貴重弥陀誠以然矣
又往生之人其幾哉就中法然聖人
幼少而昇天台十七而涉六十卷
並究八宗具得大意其外一切經論
七遍反覆章疏傳記莫不究看
智齊日月德越先師雖然猶迷出
離之趣不弁涅槃之旨故徧覲悉
鑒深思遠慮遂拋諸經專修念佛
其上蒙一夢之靈應弘四裔之親

疎故或号勢至之化身或仰善導
之再誕然則十方貴賤低頭一朝男
女運步尔来春秋推移星霜相積
而忝疎釋尊之教恣譏弥陀之文何以
近年之災課聖代之時強毀先師更
罵聖人吹毛求疵剪皮出血自昔至
今如此惡言未見可惶可慎罪業至
重科條爭遁對座猶以有恐携杖而
則欲歸矣

主人咲止曰習辛蓼葉忘臭溷廁聞
善言而思惡言指謗者而謂聖人疑
正師而擬惡侶其迷誠深其罪不淺
聞事起委談其趣釋尊說法之內
一代五時之間立先後弁權實而曇鸞
道綽善導既就權忘實依先捨後
未探佛教淵底者就中法然雖酌其

流不知其源所以者何以大乘經六百三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三卷並一切諸佛菩薩及諸世天等置捨閑閣拋之字薄一切衆生之心是偏展私曲之詞全不見佛經之說妄語之至惡口之科言而無比責而有餘人皆信其妄語悉貴彼撰擇故崇淨土之三經而拋衆經仰極樂之一佛而忘諸佛誠是諸佛諸經之怨敵聖僧衆人之讎敵也此邪教廣弘八荒周遍十方抑以近年之災難往代之由強恐之聊引先例可悟汝迷止觀第二引史記云周末有被髮袒身不依禮度者弘決第二釋此文引左傳日初平王之東遷也伊川見被髮者而於野祭識者曰不及百年其禮先亡爰知徵前顛災後致又阮

籍逸才蓬頭散帶後公卿子孫皆教
 之奴荀相辱者方達自然樽節兢持
 者呼為田舍為司馬氏滅相上已又案慈覺
 大師入唐巡禮記云唐武宗皇帝會昌
 元年勅令章敬寺鏡霜法師於諸
 寺傳弥陀念佛教每寺三日巡輪不
 絕同二年廻鶻園之軍兵等侵唐
 堺同三年河北之節度使忽起亂其
 後大蕃園更拒命廻鶻園重奪
 地凡兵亂同秦項之代災火起邑
 里之際何況武宗大破佛法多滅
 寺塔不能撥亂遂以有事已上
取意以此惟
 之法然者後烏羽院御宇(建)建仁
 年中之者也彼院御事既在眼前
 然則大唐殘例吾朝顯證汝莫疑
 汝莫怪唯須捨凶歸善塞源截根

矣

客聊和曰未究淵底數知其趣但自
華洛至柳營釋門在樞樞佛家
在棟梁然未進勘狀不及上奏汝
以賤身輒吐莠言其義有餘其理
无謂

主人曰予雖為少量忝學大乘蒼
蠅附驥尾而渡万里碧羅懸松
頭而延千尋弟子生一佛之子事
諸經之王何見佛法之衰微不起心
情之哀惜其上涅槃經云若善比丘
見壞法者置不呵責駢遣舉慶當
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駢遣呵責
舉慶是我弟子真聲聞也余雖
不為善比丘之身為遁佛法中怨
之責唯撮大綱粗示一端其上去元仁

年中自延曆興福兩寺度度經奏
聞申下勅宣御教書法然之撰擇
印板取上大講堂為報三世佛恩令
燒失之於法然墓所仰付咸神犬神人
令破却其門弟隆觀聖光成覺薩
生等配流遠園其後未許御勘氣
豈未進勘狀云也

客則和曰下經謗僧一人難論然而以
大乘經六百三十七部二千八百八十
三卷並一切諸佛菩薩及諸世天
等載捨閑閣拋四字詞勿論也其
文顯然也守此瑕瑾成其誹謗迷而
言歟覺語歟賢愚不弁是非難
定但災難之起因撰擇之由盛其詞
弥談其旨所詮天下泰平園土安穩
君臣所樂土民所思也夫園依法而

昌法因人而貴國亡人滅佛誰可崇法
誰可信哉先祈國家須立佛法
若消災止難有術欲聞

主人曰余是頑愚敢不存賢唯就
經文聊述所存抑治術之旨內外之
間其文幾多具難可舉但入佛道
數廻愚案禁謗法之人重正道
之侶園中安穩天下泰平即涅槃經
云佛言唯除一人餘一切施皆可讚歎
純陀問言云何名為唯除一人佛言如
此經中所說破戒純陀復言我今未
解唯願說之佛語純陀言破戒者
謂一闍提其餘在所一切布施皆可
讚歎獲大果報純陀復問一闍提者
其義云何佛言純陀若有比丘及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麁惡言

誹謗正法造是重業永不改悔心
 無懺悔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闍提
 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
 如是重事而心初無怖畏懺悔不肯
 發露於彼正法永無護惜建立之心
 毀些輕賤言多過咎如是等亦名
 趣向一闍提道唯除如此一闍提輩
 施其餘者一切讚歎又云我念往昔於
 閻浮提作大國王名曰仙豫愛念敬
 重大乘經典其心純善無有麁惡嫉
 恚善男子我於尔時心重大乘聞波羅門
 誹謗方等聞已即時斷其命根
 善男子以是因緣從是已來不墮地獄

此一紙於身延山以御真筆之安国論

奉写之慶長六^辛丑閏霜月六日日通（花押）

又云如來昔為國王行菩薩(道)時斷絕亦所波羅門命又云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以下殺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下苦何以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從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為中以是業因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中苦上殺者父母乃至阿羅漢辟支佛畢定菩薩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善男子若有能殺一闍提者則不墮此三種殺中善男子彼諸波羅門等一切皆是一闍提也上已仁王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是故付屬諸國王不付屬比丘比丘尼何以故无王威力上已涅槃經云今以无上正法付屬諸王大臣宰相及四部眾毀正法者大臣

四部之衆應當苦治又云佛言迦葉以能護持正法因緣故得成就是金剛身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劔弓箭鉞槩又云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為護正法乃名大乘護正法者應當執持刀劔器械杖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曰持戒又云善男子過去之世於此拘尸那城有佛出世号歡喜增益如來佛涅槃後正法住世无量億歲餘四十年佛法末余時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覺德余時多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逼是法師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是事已為護法故即便往生至說法者所與是破成諸惡比丘極共戰鬥余時說法者得免厄害王於余時身被刀

劔箭槩之瘡躰無完處如芥子許
尔時覺德尋讚王言善哉善哉王今
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
无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心大歡
喜尋即命終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
作第一弟子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
戰鬪者有歡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
命終悉生阿閼佛國覺德比丘却後
壽終亦得往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
聲聞衆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欲盡
時應當如是受持擁護迦葉尔時
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
迦葉護正法者得如是等无量果報
以是因緣我於今日得種種相以自莊
嚴成法身不可壞身佛告迦葉菩薩
是故護法優婆塞等應執持刀杖

擁護如是善男子我涅槃後濁惡之
世園土荒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尔時
多有為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
為禿人是禿人輩見護持正法駭逐
令出若殺若害是故我今聽持戒人依
諸白衣持刀杖者以為伴侶雖持刀杖我
說是等名曰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
法華經云若人不信毀謗此經即斷一切
世間佛種乃至其人命終入阿鼻獄_{已上}
夫經文顯然私詞何加凡如法華經者謗
大乘經典者勝无量五逆故墮阿鼻大
城永无出期如涅槃經者設許五逆之供
不許謗法之施殺蟻子者必落三惡道
禁謗法者_定登不退位所謂覺德者是
迦葉佛有德者則釋迦文也法華涅
槃之經教者一代五時之肝心也其禁實

重誰不歸仰哉而謗法之族忘正道之人剩依法然之撰擇彌增愚癡之盲瞽是以或忍彼遺躰而露木畫之像或信其妄說而彫莠言之模弘之海內翫之墉外所仰則其家風所施則其門弟然間或切釋迦之手指結弥陀之印相或改東方如來之雁宇居西土教主之鵝王或止四百餘廻之如法經成西方淨土之三部經或停天台大師講為善導講如此群類其誠難盡是非破佛哉是非破法哉是非破僧哉此邪義則依撰擇也嗟呼悲哉背如來誠諦之禁言哀矣隨愚侶迷惑麁語早思天下之靜謐者須斷園中之謗法矣

客曰若斷謗法之輩若絕佛禁之違者如彼經文可行斬罪歟若然者殺害

相加罪業何為哉則大集經云剃頭著袈裟持戒及毀戒天人可供養彼則為供養我^彼是我子若有搗打彼則為打我子若罵辱彼則為毀辱我料知不論善惡無擇是非於為僧侶可展供養何打辱其子忝悲哀其父彼竹杖之害目連尊者也永沈無間之底提婆達多之殺蓮華比丘尼也久咽阿鼻之焰先證斯明後昆最恐似誠^誠謗法既破禁言此事難信如何得意

主人曰客明見經文猶成斯言心之不及歟理之不通歟全非禁佛子唯偏惡謗法也夫釋迦之以前佛教者雖斬其罪能仁之以後經說者則止其施然則四海萬邦一切四眾不施其惡皆歸此善何難並

起何災競來矣

客則避席刷襟曰佛教斯區旨趣難窮不審多端理非不明但法然聖人撰擇現在也以諸佛諸經諸菩薩諸天等載捨閑閣拋其文顯然也囚茲聖人去國善神捨所天下飢渴世上疫病今主人廣引經文明示理非故妄執既翻耳目數朗所詮國土泰平天下安穩自一人至萬民所好也所樂也早止一闡提之施永致衆僧尼之供收佛海之白浪截法山之綠林世成羲農之世國為唐虞之國然後斟酌法水淺深崇重佛家之棟梁矣

主人悅曰鳩化為鷹雀變為蛤悅哉汝交蘭室之友成麻畝之性誠顧其難專信此言風和浪靜不日豐年耳但人心者隨時而移物性者依境而改譬猶

水中之月動波陳^陣前之軍靡劔汝當
座雖信後定永忘若欲先安園土而祈
現當者速廻情慮忿加對治所以者何
藥師經七難內五難忽起二難猶殘所
以他園侵逼難自界叛逆難也大集經
三災內二災早顯一災未起所以兵革
災也金光明經內種種災過一一雖起
他方怨賊侵掠園內此災未露此難未
來仁王經七難內六難今盛一難未現所
以四方賊來侵園難也加之園土亂時先鬼
神亂鬼神亂故萬民亂今就此文具案事
情百鬼早亂萬民多亡先難是明後
災何疑若所殘之難依惡法之科並
起競來者其時何為哉帝王者基
園家而治天下人民者領田園而保世
上而他方賊來而侵逼其園自界叛逆

而掠領其地豈不驚哉豈不騷哉失
園滅家何所遁世汝須思一身之安
堵者先禱四表之靜謐者歟就中人
之在世各恐後生是以或信邪教或
貴謗法各雖惡迷是非而猶哀歸佛
法何同以信心之力妄宗邪議之詞哉
若執心不翻亦曲意猶存早辭有為
之鄉必墮无間之獄所以者何大集經
云若有園王於无量世修施戒惠見
我法滅捨不擁護如是所種无量善
根悉皆滅失乃至其王不久當遇重
病壽終之後生大地獄如王夫人太
子大臣城主柱師郡主宰官亦復如
是仁王經云人壞佛教无復孝子六親
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
怪首尾連禍縱橫死入地獄餓鬼畜生
若出為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

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
法華經第二云若人不信毀謗此經
乃至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又同第七
卷不輕品云千劫於阿鼻地獄受大苦
惱涅槃經云遠離善友不聞正法住惡
法者是因緣故沈沈在於阿鼻地獄所
受身形縱橫八萬四千廣披衆經專
重謗法悲哉皆出正法之門而深入
邪法之獄愚矣各懸惡教之網而
鎮纏謗教之網此矇霧之迷沈彼盛
焰之底豈不愁哉豈不苦哉汝早改
信仰之寸心速歸實乘之一善然則
三界皆佛國也佛國其衰哉十方悉
寶土也寶土何壞哉國无衰微土
无破壞身是安全心是禪定此詞此
言可信可崇矣

客曰今生後生誰不慎誰不恐披此經

文具承佛語誹謗之科至重毀法之罪
 誠深我信一佛拋諸佛仰三部經而閣
 諸經是非私曲之思則隨先達之詞十
 方諸人亦復如是今世者勞性心來生
 者墮阿鼻文明理詳不可疑彌仰貴
 公之慈誨益開愚客之癡心速廻
 對治早致泰平先安生前更扶沒後
 唯非我信又誠他誤耳

文應元年

大歲
庚申

勘之正嘉自始之

文應元年勘畢

去見正嘉元年

太才
丁巳

八月廿三日戊亥

之尅大地震勘之其後以文應元年

太才
庚申

七月十六日付宿谷禪門奉故

最明寺入道殿其後文永元年

太才
甲子

七月五日大明星之時弥々知此災根源

自文應元年

庚申

至于文永五年

戊辰

後正月十八日經于九ヶ年自西方大

蒙古國可襲我朝之由牒狀渡之

又同六年重牒狀渡之既勘文叶之

準之思之未來亦可然歟

此書有徵文也是偏非日蓮之力

法花經之真文所至感應歟

文永六年

己巳

十二月八日写之